

烟雨深处

流泉(市直)

恍惚的梨花

烟雨深处,春天的另一种叫法,是梨花。而梨花开是恍惚的,梨花树下那一排泥瓦房,是恍惚的。 去往山外的路有两条,少年选择靠近流水的那一条。流水,流啊流,少年,走啊走。光阴像少年肩背上的褡裢,像落雨天一滴细小的风,告别停靠的瓦檐。 梨花有许多开法。一些开在树枝上,一些开在少年的眉眼上、心尖上,还有一些开在倚门翘望的母亲的黑发上。 少年带走这个春天。少年说,他要把更多的春天,都带回来。 春天是恍惚的。梨花开了,一年又一年。母亲的白发,开成雪了。泥瓦房上的炊烟,开成霜了。 流水,流啊流。少年,走啊走。回家的路是恍惚的。 少年的春天,一直都没有回来。春天,还有一种叫法,是乡愁。

废弃的码头

舟楫远去,号子连绵成一条江的苍颜。煤油灯下,老船长写给未来的信,还停留在上世纪的邮路中。 风,一遍一遍,吹拂两岸的杨柳树,而一些起了锈花的铁坨静卧,仿佛记忆凝固码头的风月。 一声欸乃,时光已被涛声用旧。新生的涟漪是新生的叙述,大开,大阖。 有人还在埠头,捣衣;有人还在江边,垂钓。宽阔的水域里,一艘游轮,正拖着蓝天的倒影—— 是谁?在江岸林立的高楼上,将头颅一再抬高。而那些曾经被废弃的,此刻,又在悄悄聚拢。有一些,像我们的爱情,稍不留神就化作头顶的白云,在彼此轻轻打开的呼吸中,飘来,荡去。

8路公交

不求押韵的新格律诗,意象转承起合,一个个标点,像不同的意义被断开,又像一种秩序,在松散中,被一条无形的线有效串连。

全麻

辛术(遂昌)

人到中年需惜命。 浙江习俗虚两岁。我一个1981年生的资深八零后,过了四十不惑的两年后,磨磨蹭蹭被推入四十周岁门槛,喜提单位体检的豪华版套餐,可享受胃肠镜检查。 作为医务人员,服务他人健康18年的同时,其实甚少关注自身健康。三餐不匀,压力过大,熬夜值班,都使得我们的血压血糖随物价同比增长,发量像百元大钞一样越来越不经花。故而定期健康体检非常重要。 既然可以做胃肠镜,面临的选择就是做普通的,还是全麻无痛的。我年纪轻轻工资就达到了三四千,眼都不眨就加一千选择无痛全麻。 毕竟清醒状态下,一根管子从嘴里给你拼命捣鼓,另一根管子从下面给你来个“搜肠刮肚”,即便是我这见过胃肠镜报告单无数的医生,也不太想睁着眼体验。 做胃肠镜,不能打无准备之战。胃镜只要空腹八小时,但肠镜却得把存货清理干净,得泻个一天半。 先把体检项目中的心电图做好,做全麻时风险大,需得谨慎。 开了单,领了药,三盒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,一瓶西甲硅油。 第一天得吃面条稀饭,不能产生残渣。到晚上七点半,把一盒药粉用一升水泡了,两个小时内把这怪异口感的药水给灌下去。慢慢地,肚子开始架子鼓般鸣奏,幸亏“定力深厚”,没往厕所去几次。但十一点多该睡觉了,我面对着床单陷入沉思。括约肌能否有定力撑过这一晚。 雨下整夜,肚子也雷鸣一夜,幸好就起了一两次床。 次日早上,把另外两盒药粉用两升水泡了,再干了半瓶西甲硅油。持续喝这水,接下去一遍遍去厕所。 一天不能吃东西,全麻前三小时也不能喝水。捱到预约时间,在内镜中心门口等叫号。穿着白大褂来来回回的都是熟人同事,看我坐那,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。

 甘露自乡野来。生姜、玉米、黄花菜,操着不同方言,像它们的主人,敦厚,清澈,丰盈。一丝丝来自大地的满足,在府前菜市场完成最后的抒情。

 飞机场角到天宁,中间只隔三个站点。在这里上车或下车的人,几乎都是腰缠万贯之人。他们聊房子,聊补偿,聊儿女的嫁娶,直露胸臆,说起话来,大开,大阖,仿佛一个新生活正在被朗诵。 过解放街路口是丽华行政村。下车东行三百米,是花园小镇,现在改名为“花园里”。坐公交来小镇办公,我每天都穿行在一首诗中,有时,是一个诗句被露水打湿。 口语化的叙述,只用细节呈现。坐8路公交的人,都喜欢直奔主题,要么厦河门,要么灵山寺,偶尔的停顿是途中的呼吸。 而中规中矩的那几个公交司机,是一些不走偏锋的诗刊编辑。他们有一颗慈善的包容心。

石头记

 这些石头,大多从瓯江河滩捡拾,通常,将它们称之为“瓯江石”,也有一些石头来自异地,各带各的气息。 帕米尔高原石。吐鲁番火山石。海南岛珊瑚石。松阳黄蜡石、遂昌金矿石、俄罗斯陨铁石……每一块石头都有不同的纹理和际遇。 很长一段时间,它们就呆在我狭小的书房里,与书为朋,与瓷为友。现在,书房挤进了太多东西:盘花,老碟,旧笔筒…… 原本要把石头们请进卧室的床榻下,而友人说——卧室是不能装石头的。石头有石头的命。某些时候,我更像一块石头,屡遭禁忌,愚顽,却不知世道的深浅。我也有我的命。 晨起,往阳台上搬石头。这一块一块的,表情迥异,仿佛一个一个不同的我,在搬运躯体与灵魂。火是看不见的内心,而顺应是某种柔软。 认同这些石头,等于认同命运的铺排,皆源自敲打,或在敲打中渐渐下沉的那样的流转、沦陷。事实上,我就是背着石头过河的那个人。

避暑黄家畲

清风(市直)

周末朋友安排上山,避暑地是号称云和“小西藏”——黄家畲。到地才知道,黄家畲村是个非凡的村庄。黄家畲村是明朝浙西南银矿主要开采地之一。据《云和县志》记载:为便于银场管理,景泰三年(公元1452年)设置云和县制。

鼎盛时期,黄家畲附近有大小银坑三十六处、九九八十一洞。正因为银矿,给当地带来地位、财富和人气。当时黄家畲附近有九个村一千多人直接从事采矿炼银。大量“淘银者”的汇集,相关配套人员的汇聚,商贾往来。当地的繁荣,引起明朝政府更为重视,明朝天顺二年(1458),朝廷在此专门设立了政府机构:银官局,并派钦差内官阮料坐镇黄家畲监督开采银矿。

黄家畲村,建于宋咸平年间,约为公元1000年,村名的来历已无确切的资料佐证。据说是一黄姓祖先,游此落地生根,“刀耕火种”开创基业。所以,这里的“畲”字并非“畲族之意”,此村也和畲族无关。这村主要有黄氏、刘氏、叶氏、王氏等从福建、龙泉、松阳、景宁等陆续汇集,户籍人口有一千多人,和睦共处,共建基业。

黄家畲村为市级农家乐特色村,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。村中多处竖立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牌碑。

黄家畲村地处云和县的最高峰是白鹤尖(海拔1593米),和第二高峰白鹤仙顶在叶垞岭一带交会,撞击出一个千米多高的垭口。正如“山”字的中间那竖,两高峰屏护着的中间小高峰,两边有两“大哥”护卫。黄家畲村,坐落在海拔980米的山腰。

黄家畲境内至今存留有明代银坑洞群、矿石搬运古道、天顺二年“银官局”、冶炼遗址等云和银矿遗址,还保存有粉碎银矿石的石磨、石臼等文物。

村庄地处海拔980米,气温比山下低5-10度,当天市区温度达41度,而这里温度只有30多点,真的是感觉到了“凉爽的风迎面吹来”。沿村比邻开设农家乐,大家友善经营,绝大多数为每人每天120元包吃住。村庄缘溪布局,一道道山泉从白云缭绕的山巅汇集成黄源溪,村庄的民宿可谓都是“溪景房”。周边又全是茂盛树林,植被昌盛,“负氧离子”暴表,置身天然的高山森林氧吧中,是理想的避暑之地。

村庄虽是黄姓祖先开创,但现在村中留下刘氏古屋最为气派。尤其是“彭城旧家”。“彭城旧家”既为刘氏人家:刘氏本自陶唐帝尧之后,受封于彭城,赐姓刘姓,故刘氏为彭城郡。彭城旧家,坐东朝西,倚山面水,高墙封闭,黑瓦白墙,色彩典雅大方。采用砖木石雕工艺,融古雅、简洁、富丽为一体。整体建筑以木构架为主,梁托、爪柱、霸拳、雀替、斜撑等大多雕刻花纹、线脚。梁架构件的巧妙组合和装修工艺技术与艺术手法相交融,达到了珠联璧合的妙境。

刘氏宗祠。宗祠东面靠山,其他三面夯土墙,中间辟石库大门,门额上楷书阳刻“刘氏宗祠”四字。这天不巧正在修葺,不能进入。但高高耸立的双斗旗杆,彰显刘氏为村中望族,耕读传家、文豪辈出,施济经营,急公向义,乐善好施携乡邻重建毓元桥等,做了不少好事善事,出了不少人才。

房子旁边还种有水稻,在农村这种布局也少见了,在这也可看出主人的勤劳。

黄家畲村位于云和县西南部,距县城32公里。交通方便,古村韵味,山绿水清,环境优美,凉爽舒适的黄家畲村是个纳凉胜地!